

晦庵朱文公易說

十五

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玦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交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文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文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文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

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潘時舉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楊與立語畧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先生曰然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荅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搭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其次第真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

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耆求卦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黃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

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

先生曰易只是箇卜筮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

說冰憫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文辭亦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

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

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耶素齋
熹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
得其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粗底義理皆在其中若曉
得其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若未
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好亦無情
理與易元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
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
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
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
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
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

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
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
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
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
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
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
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身祀只是卜祭
則吉則獲三孤則獲三品只是卜祭
則吉則獲三孤則獲三品只是卜祭
則吉則獲三孤則獲三品只是卜祭
田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遷國則吉則遷國則吉則
卜立君則吉則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則
卜立君則吉則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則
卜立君則吉則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則
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
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答呂祖謙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

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
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
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
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
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
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
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
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虚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
不妄耳

答張敬夫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道
聖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

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
燠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
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踈且聖人要說
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
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
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
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
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
是取可解底來說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
是眼孔小見它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
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
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

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
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
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
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
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
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
與它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
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
會罔罟等也不曾有許多嶢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
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得伏羲也
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它當時別開這
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它也自不柰何也自

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某課模樣有一朋友言

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
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
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此子
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
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
便有些不甚依它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
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八恁地
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
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一箇物事子恁地齊整因言
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
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
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
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
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
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 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
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
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
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
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
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
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

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人說道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脚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

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曰是然則供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它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何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灋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灋

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下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著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黃義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為一奇一耦自一奇一耦錯綜為八為六十四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

具盡於此蓋該備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
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
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卦文云大槩陽爻多
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
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
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
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
而有以見之遂爲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
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
見而預爲之說而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
曉故假設爲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
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
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

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槩正為吉而不正為不吉正為利而不正為不利其要在使人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有思有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占處黃顯子錄問坤六二不習無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文中有此象若占得此文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